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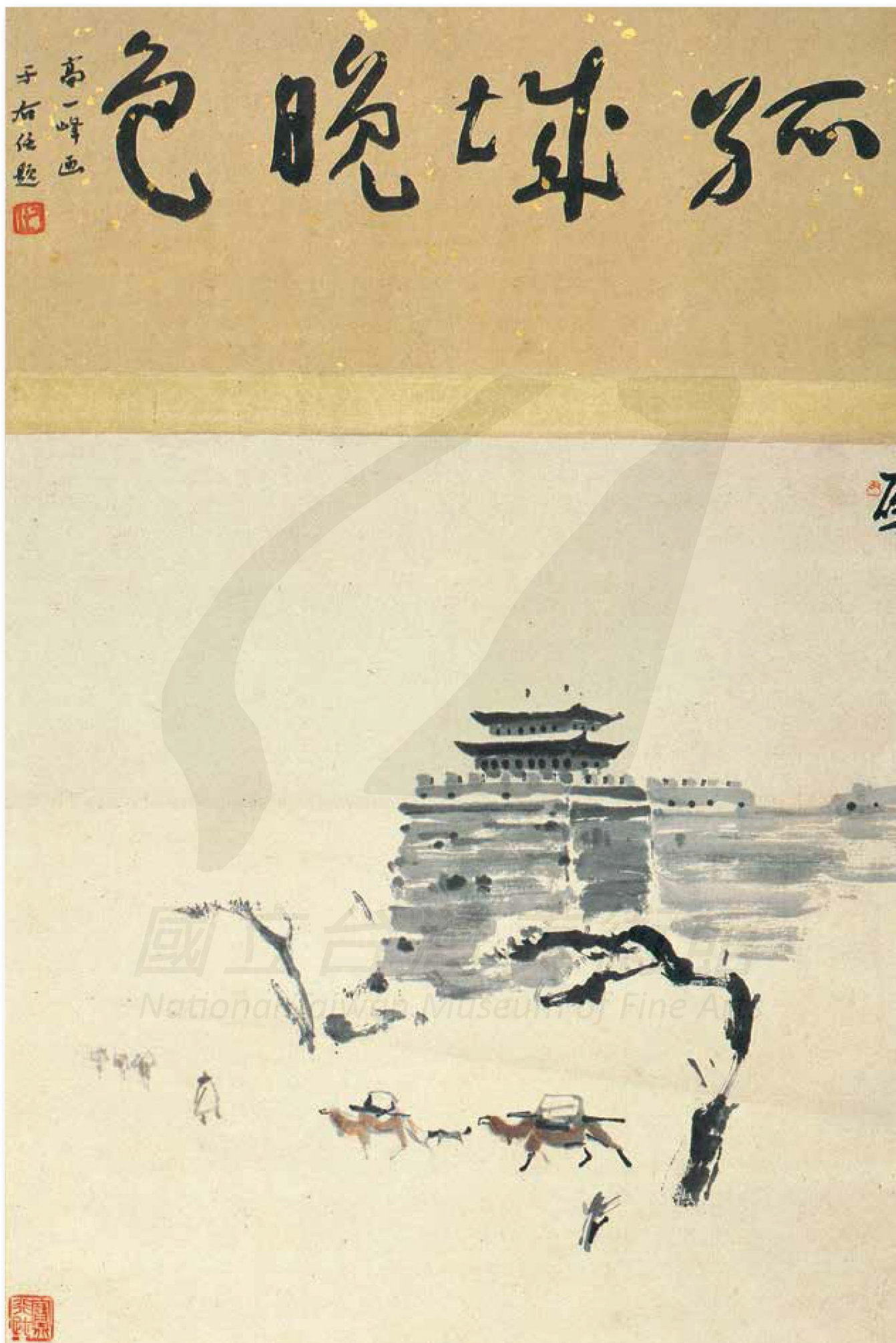
孤城晚色

高一峰画
于右任题



孤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2.

從大漠到臺灣

高一峰於 1943 年與小學老師張素蓉結婚後，定居綏遠。這一年夏天他利用暑假從臨河縣進入蒙古伊克昭盟，穿越鄂爾多斯草原旅行三個月。大漠遼闊風光，他以畫筆速寫草原奔馬、駱駝、驢子和蒙古人生活，留下許多作品；而這一時期的體驗，也成為他日後創作生活的靈感源泉。



【本頁圖】
高一峰夫婦與女兒高慧合影。

【左頁圖】
高一峰，〈孤城晚色〉，約 1955，水墨設色、紙，尺寸未詳。此圖由高一峰畫、于右任題字。

【上圖】

1939年，張素蓉小姐（右2）與弟妹們合影。

【下圖】

高一峰岳父張慶恩於徐溝縣的老家一景。圖片來源：高燦提供。

前往綏遠任教中學

1940年，高一峰返回老家，家中為其娶妻，並生有一子，取名宜溫；目前仍留存有一峰夫婦和繼母武氏抱著宜溫合照的相片（P.12左圖），

從穿著和環境判斷，這是家境相當不錯的家庭。惟不久，夫人即不幸過世。

1942年冬，高一峰動身前往西北綏遠省（今內蒙古自治區）臨河縣，這趟旅程，青年高一峰應是懷著淑世救國的心情，但也可能是秉承了組織賦予的某種特殊任務。

不過，就在此時，一峰又結識在徐溝縣馮郭楚王村擔任小學老師的張素蓉小姐。張家同為山西徐溝縣人，居於縣城南方之張楚王村。此地原有河流經過，生活尚好；惟清末之際，因山崩，河流被截斷而改道，張楚王村頓失水源，農田幾成旱地，一遇天久不雨，則收成銳減，農民生活困苦，屬徐溝縣境較為貧乏之地區。張素蓉1925年生，為張慶恩之長女。張慶恩於素蓉出生之年，加入國民黨，在從事短期教職後，即東奔西跑，進行黨務擴展及對抗共產黨的工作，家務全賴夫人白淑蘭操勞主持。1936年，舉家遷居天津，素蓉也在此地接受中小學教育，在校成績優秀，尤好文學寫作。十七歲時，因家中經濟因素，自聖功中學（播遷臺灣後，今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之前身）輟





學，參與檢定考試，在三百多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，擔任故鄉附近馮郭楚王村的小學老師，也在此地，認識了高一峰。兩人一見鍾情，隔年（1943），即在綏遠陝壩張家完成終身大事。

婚後，定居綏遠陝壩，高一峰任教於當地的奮鬥中學（今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學），擔任美術老師。隔年（1944），生子，取單名為燦。



【上圖】天主教聖功中學原名聖功學堂，1914年於天津創立，是當時數一數二的女子教育機構。

【下圖】1945年，高一峰與妻子張素蓉、兒子高燦合影於綏遠陝壩縣（今杭錦後旗）。

體驗蒙古大漠風光

夏天，高一峰利用暑假，騎驢旅行，由臨河縣（今臨河區）進入蒙古伊克昭盟（今鄂爾多斯市），穿越鄂爾多斯草原，體驗大漠遼闊開



【上圖】
1958年，歸化城的古樓（北門）一景。

【下圖】
高一峰，〈駝旅（一）〉，
1954-1957，水墨設色、紙，
尺寸未詳。

朗的風光。風吹草低見牛羊，藍天、草原、沙漠、奔馬、駱駝、驢子，加上蒙古包、蒙古人，前後三個月的旅程，留下了無數的速寫；但更重要的是，這些經驗成為其一生創作取用無盡的題材與靈感的源泉。

高一峰說：「蒙古的馬，健壯驍悍，蒙古同胞，也是健壯驍悍。然而他們淳樸、待人和善，一顆善良的心，發出天真的笑。我覺得蒙古的馬美，人更美。於是我寫馬、畫人；畫人、寫馬。這兒可比北平好玩多了，北平一切是人為的美，這兒一切是天然的美。」（自述）

這三個月，可以說是高一峰一生最快樂難忘的時光；回到陝垣縣後，也參加了一次畫展。

1945年，日本終於戰敗投降，軍隊撤離中國土地。不過，國共內戰，隨即引爆，動盪的時局中，高一峰的處境也相對艱難，特別是在與



張素蓉小姐結婚後，由於張父任職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（簡稱中統局，今法務部調查局）的特殊身分，一峰在政治立場上處於「忠孝難兩全」的矛盾中。隨著復原，他遷居歸綏（原歸化與綏遠合併之城市，今呼和浩特市），先後任教國立綏遠中學（今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學）及綏遠師範專科學校（今內蒙古師範大學），後轉綏遠省立包頭中學（今包頭市第一中學）。

不過，此時，有人檢舉高一峰有投奔共產黨之意，因而遭到逮捕，



【上圖】

高一峰於包頭中學執教時的身影。

【左圖】

1945年，高一峰與妻、兒攝於任教的綏遠中學。



高一峰像。

逕送管訓。幸得時任國民黨綏遠省黨部主委的岳父力保，始得獲釋；並承戰區司令之請，繪製了一些抗日戰役史蹟的大幅油畫。

1947年，生女，仍取單名，稱慧。夫妻二人帶著一雙子女，同時擔任教職，生活尚稱安定、順意。不過，國共之間的爭戰，日漸激烈，一股不安籠罩著這個在政治立場上頗為尷尬的小家庭。此時，夫人又懷孕待產，張父要女兒回陝垣與母親同住，一峰則留在包頭中學繼續上課。

1949年，戰爭已趨白熱化，西北地區已完全落入共軍之手，大批難民隨著國民政府南遷，並渡海臺灣。高夫人在此時生下一女，取名二慧。由於生活的不安，身體調理未能得宜，不幸引發風濕性關節炎的慢性病症，成為她終其一生的痛苦折磨。

1950年，高一峰回到陝垣，與夫人團聚，並雙雙同時找到教職，經濟稍為寬裕，但精神上的壓力卻與日俱增。原來，共產黨鑒於其岳父張慶恩特殊的身分，責成高一峰以翁婿的緊密關係，進行統戰及情報搜集的任務。

當年夏天，高一峰以逃離名義，帶著夫人及一對較大的子女，展開前往南方的旅程。由於二慧才剛出生，實在無法承受如此長途而困頓的旅程；因此，交由張母代為照顧，留在陝垣，骨肉被迫分離，是人生至大的無奈。高一峰夫婦當時心想：一旦戰事趨緩、平息，自可再次團聚。然而，這個夢想，隨著夫妻二人的先後埋骨臺灣，終究未能得圓。這些思念、哀痛，一字一句地留存在夫人日後娟秀的日記筆跡之中。

踏上長途逃亡旅程

1950年年中，夫婦二人帶著一雙子女，踏上長途逃亡的旅程，一

路又必須躲避軍隊的攔截。在經過山西徐溝老家附近時，時序已入冬天，故鄉在望，卻有家歸不得。夜裡，為了逃避共軍搜尋，夫婦二人連同一雙幼小子女，躲藏在村外的河溝旁，下半身深陷在泥沼中，上半身則以枯草遮掩，整夜忍耐寒冬刺骨的冷風冰水侵襲，不敢動彈。直至次日清晨，共軍遠去，才蹣跚爬上河溝，雙腳都已幾乎麻木，小孩驚嚇啼哭，又不得不繼續趕路前行。這些遭遇，對夫人原已衰弱的身體而言，更是雪上加霜，註定了她此後必須依靠輪椅代步，度過餘生；對高一峰而言，也因此和原本健壯活潑的生命告別，除了也染上風濕性疾病，終生為此所苦，病菌更傷及左眼，赴臺後不得不切除，以求保命。

一家人經歷萬里跋涉，最後搭乘火車來到廣州；一峰先從廣州偷渡到澳門，夫人與二子女則偽裝成廣東人，以廣東人身分進入九龍，一度還因口音不對，被留置盤查，歷盡艱辛。年底一家人在香港會合，再搭船來到陽光充足的臺灣。



戴著墨鏡的高一峰。